

往事如乐

*Gone
with
the Music*
mf

吕思清 自述

東方出版社

Gone
with
the Music
往事如乐

吕思清 自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往事如乐/吕思清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060-2714-4

I. 往… II. 吕… III. 吕思清—自传 IV. 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 第020110号

往事如乐

吕思清 | 自述

总策划: 李民

特约编辑: 陈丽芳

图书策划编辑: 胡晓曼

特约装帧设计: 李民

版式设计: 高维良

出版者: 东方出版社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 100706)

承印者: 河北省三河市宏凯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160毫米 × 230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40千字

版 次: 200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0-2714-4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序 言

前数日，忽然接到吕思清的电话，他告诉我说刚刚写完了一本关于自己的书。他说时间过得太快，从中央音乐学院破格接收他入学算起，一晃就已经快30年了，他想以写这本书来回顾和小结一下自己的音乐历程，对一直热情支持并积极帮助他的家人、师长、朋友们以及他的“乐迷”表达谢意。特别是希望通过这本书来表达些许一个孩子对父亲的怀念，他踏上音乐之途起始于父亲的引导和尽心培育，他想要将这本书献给他已故的父亲。最后，他说非常想请我能为他这本书写个序言。

作为已是国际知名而且忙于世界各国音乐会演奏活动的小提琴家，吕思清居然可以挤出时间认真动笔写书，的确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在事业进展过程中能够想到要抓紧时间记录走过的生活艺术道路和有关的人和事，总结经验，提高认识，以促使自己更加积极进取，这在事业有成的年轻演奏家中也是非常罕见的。尤其是能一直不忘父亲将自己培养成材所付出的艰辛，写书的主要动力是为将这本书献给已故的父亲，这令我十分感动，不能不同意为他的这本书写一点杂感。

1976年之后，“文革”灾难终于过去。中央音乐学院脱离所谓“五七艺术大学”，恢复办学大约是在1977年底或1978年初。这一年的夏末全国恢复高考，由于工作需要，我从专职教学走上主管全院教学事务的领导岗位。吕思清也就是在此时幸运地成为我院的一名“娃娃”学生的，而带给他这一难得幸运的人乃是邓小平同志。我记得当时的他只有8岁，根本不够入学条件，似乎是老音乐家李凌同志的热心推荐，小平同志建议中央音乐学院考虑可否给予帮助破格接收，安排专业老师指导，文化课则在附近小学借读。我想正是当年小平同志的一番爱才之心，对促成他在音乐的道路上迸发出今日的光彩起到了关键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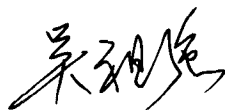
吕思清在入学后得到了王振山老师和我院的多方面积极培育，两年之后并受到国际小提琴大师耶胡迪·梅纽因先生的特别关注，又得到了另一次“破格”机

遇。这事源起于1979年秋天，我率领艺术教育代表团去英国时访问了伦敦梅纽因音乐学校，随后在梅纽因先生访华时和他商定由我们选派两个孩子去该校就读二或三年，80年代初和梅纽因大师一同选定的两个孩子之一便是吕思清，他又成了国家“破格”派遣的年龄最小的出国留学生。两次破格应该说都是国家的特殊培育，先是提前跨入了专业大门，然后是提早迈进了国际领域。

我认为，吕思清的最大跨越应是在英国就读三年返回中央音乐学院继续在王振山教授指导下完成学业时，于1987年即首次破格入学九年后，参加世界闻名的意大利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一举夺冠，成为震惊国际乐坛的一大盛事，也显示出我国音乐教育培养人才已逐步进入了国际前列，而吕思清就此大步踏上了国际乐坛。这个大奖也是对他个人一贯刻苦奋进的报偿。音乐界，特别是音乐教育界对此欢欣鼓舞，不过我以为感触最深的还应是吕思清本人和他的家人，首先自然该是他的父亲吕超青。

吕思清要将这本书献给他已故父亲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超青同志是一位执著的爱乐人，长期从事与音乐密切相关的事有两个项目，一是专心致志地为音乐家们认真绘谱数余年，二是认真引导和努力培育三个儿子学习音乐，尤其是为吕思清费尽心血。我和吕超青并不太熟，但也较早收到过他发送给作曲家们的一封“索谱信”，在出版乐谱还比较困难的时期，愿义务承担抄谱并复制、传播工作，后来他成为音乐界一位很受赞赏的专职绘谱人员。我想他对吕思清的影响乃是将对子女和对音乐的爱融为一体，这种情爱应是无私也是无价的。也许正是因此造就了吕思清诚挚地将自己奉献给音乐演奏事业，至今奔波于国内外，广受欢迎赞誉，成名后仍然奋发进取，不知疲倦的品格吧！遗憾的是他的父亲现已无法分享孩子给他的回馈，但想来超青同志在九泉之下也仍会保持对孩子和音乐的一往情深，并会对思清不断努力向前的充沛活力感到欣慰。

今年正是吕思清获得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金奖20周年，他的这本书同时出版问世，作为师长，也是他这30年来取得成就的目击见证者，谨此表示衷心祝贺，更盼望他在音乐事业和人生道路上再接再厉，能够不断取得更好成绩！



二零零七年元旦后三日

于中央音乐学院

自序

打开记忆的盒子

曾经有不少朋友希望帮我写一部书，我却从来没有答应过。因为私底下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写的。再有，总觉得由别人写出来的那个我总是有点儿陌生和距离感，就像“吕思清”这三个字一样很容易变成一个平面而流于程式化的符号，而这个符号的注解永远都是音乐神童、少年得志、名满天下、热心文化……所以我想，一旦动笔，我要写的那个吕思清，应该不仅仅是那个平常媒体宣传报道的公众人物，以及舞台上那个激情四溢的小提琴演奏家，他还是一个有快乐、有困惑、有幸福、有遗憾……拥有丰富表情和内心感受的普通人。所以请原谅我，那些想为我出书的朋友们，还是允许我亲自打开那些封存已久的记忆盒子，独自捡拾生命中的珍贵片断，并且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与关注我的人们共享。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变得喜欢回忆过去了，朋友们都开玩笑说这是老的特征。说来有意思，随着年龄的增长，回忆过去的确成为我生活中除音乐之外又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也许是因为父亲的离去，让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到过去，希望能多留住些父亲的音容笑貌以及他深厚无私的父爱。当我失去父亲多年之后，儿子出生了，我也做了父亲。这个时候的我比以往更多地想到了他，希望这些回忆可以帮助我做个称职的好父亲，希望自己可以凭借这些回忆，穿越时空的隔阻，回到童年时光，找寻父爱的温暖与力量。我想这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最好纪念。

于是，我试着把这些纯属于自己的庞杂记忆用文字的形式集结成这本书。我不想把它写成是我的自传，也不会写成本标准的回忆录。因为对于一个37岁的人来讲，梦想在他生活中占据的比例绝对要比回忆多。当然我也不否认书中会有自传和回忆录的成分，因为它毕竟和我的成长有关，和我的记忆有关。

写作不是我的专业，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用文字重现那些记忆，更不

知道自己能不能像驾驭小提琴一样驾驭文字，将我的所思所想、内心的情感与爱真实自然地表达出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这些文章虽因我而起，却希望这些“我”字里面，处处都没有我，或者说不只是我。总之，就这样开始吧，虽然这是我第一次以文字这种方式面对大家，有些不自信，有些羞涩，但我会努力让这本书里的自己是真实、坦然、丰富而有趣的。希望这本书能给大家阅读的快乐，更希望它能给像我一样爱音乐、爱生活的人们些许启发。

2006年8月30日

于北京



目录

序言

自序 打开记忆的盒子

第一乐章 弦上人生

- 一、琴韵里的童年 · · · · · 2
- 二、我要学琴 · · · · · 7
- 三、中央音乐学院里的学生娃 · · 15
- 四、在梅纽因音乐学校的时光 · · 24
- 五、意外的七分钟 · · · · · 33
- 六、热那亚的阳光很灿烂 · · · · 39
- 七、我的新大陆之梦 · · · · · 46
- 八、不仅仅做个演奏家 · · · · · 54

第二乐章 弦途有你

- 一、我爷爷，我奶奶 ····· 62
- 二、父爱如山 ····· 71
- 三、母亲的幸福 ····· 87
- 四、爱琴如命的三叔 ····· 97
- 五、我曾是董牧师的学生 ····· 103
- 六、我的故事里有邓小平的名字 ··· 106
- 七、如父如友的王振山老师 ····· 111
- 八、我所知道的梅纽因 ····· 120
- 九、总是“delay”的迪蕾 ····· 129
- 十、水上人，水边城 ····· 135
- 十一、儿子，谢谢你 ····· 146

第三乐章 弦外之音

- 一、童年印记 ····· 158
- 二、我的老伙计 ····· 170
- 三、《梁祝》与中国情结 ····· 180
- 四、流浪者之歌 ····· 187
- 五、完美生活 ····· 194
- 六、我的理想国 ····· 210
- 七、写给学琴的孩子及你们的家长 · 215

后记

我的三十七年

第一乐章 弦上人生

- 一 琴韵里的童年 2
- 二 我要学琴 7
- 三 中央音乐学院里的学生娃 15
- 四 在梅纽因音乐学校的时光 24
- 五 意外的七分钟 33
- 六 热那亚的阳光很灿烂 39
- 七 我的新大陆之梦 46
- 八 不仅仅做个演奏家 54

第一乐章 弦上人生

一 琴韵里的童年

我的童年

有时翻看关于自己的报道，发现自己30多年的人生轨迹竟可以用一张履历就能说得很清楚：出生于青岛，4岁半开始学习小提琴，8岁被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录取，11岁进入英国梅纽因音乐学校，17岁获得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金奖，19岁考入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次年转入朱丽亚音乐学院……从此开始小提琴演奏家的生涯。如果再加上“音乐神童”、“伟大的天才，无与伦比的小提琴家”等等这些称号的话，这也许就是大众眼里所熟知的吕思清。乍看起来，我的人生道路是那么清晰笔直，一切像是上天安排好的一样顺理成章，而我就是那个令人羡慕的幸运儿。每当我回想起自己所走过的路，却知道这一个个幸运背后藏着某种必然，那应该就是心无旁骛的挚爱和坚守。

青岛的甘肃路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走上音乐之路的起点。一条长长的柏油马路，一座座陈旧杂乱的欧式小楼，一些穿蓝色或黄色制服的大男孩骑着单车急驰而过，留下一串铃声清脆……这些都是童年留给我的最深刻的记忆。有时候想想，人生真像一部电影，闭起眼睛，一幕幕发黄的影像就会扑面而来。在我童年的影像中，甘肃路27号是最亲切的故事源头：舒缓的音乐，楼顶上呼啸而过的鸽群，栖居着老少六口人的两间房屋，简单的饭菜……拮据的物质生活，却因为父母对音乐的热爱、全家人精神世界的丰富而变得快乐富有。如果一定要说我是幸运儿的话，那么从小生长在这个家庭的我确实是幸运的。

我们家并不是音乐世家。据说我爷爷曾任过一个县的劝学所所长，就是坐着牛车到每一处村子去视察学校情况的官员。我父亲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文体系，学过钢琴；母亲是一名护士，但爱好声乐和表演。他们俩的结合就是因为相同的爱好——音乐。父亲从外地回到青岛，辗转几年之后在青岛海洋水产研究所情报室做起了文字编辑工作；但在他心里念念不忘的仍是音乐，这成为他生命里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父亲跟母亲结婚时，曾开玩笑地对母亲这样说：“你不用给我多生，生个弦乐四重奏就行！”可见我父亲对音乐的痴迷程度，用句时髦的话讲他是正宗的音乐发烧友。

大哥是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的。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后来文革中很多家庭让孩子学琴，是希望有件事情拴住孩子，免得他们到街上去惹祸或者

青岛的甘肃路，我出生的地方。



被人欺侮。所以学习音乐，就成了那个年代许多人躲避动乱的桃花源。

我大哥学音乐却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普遍的理由，更多的是缘于我父亲的影响。从我大哥一出生，父亲就把自己没有实现的音乐梦想全部寄托在他的第一个儿子身上，在大哥六岁时就开始正式学琴了。那时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根本买不起钢琴，父亲就给大哥买了把开支比较小的提琴。而大哥的启蒙老师就是只学过三个月小提琴的父亲。

父亲毕竟不是专业的老师，所以这第一个孩子教起来有很多的不顺，大哥的学琴之路是从磕磕碰碰中起步的。在父亲的坚持和严格要求下，大哥的琴艺也是一天天见长。1974年，大哥轻松地通过了中央音乐学院的专业考核，但政审却没有通过。那个年头上大学不仅仅靠成绩优秀，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这在现在看来荒唐的条件，在那时不知打碎了多少人的大学梦。当时的条件是要求考大学的人三代都是苦大仇深的工农兵子弟，而我们家三代以内都不是：爷爷这个县里的劝学所所长，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局长，那自然是官僚；爸爸以前是老师，妈妈又有港台关系。所以，本应该走上专业音乐之路的大哥，却因为成分问题而与之无缘了。这对于学琴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我的大哥是令人钦佩的，他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从此一蹶不振，而是把小提琴当成了终生的爱好，又考上别的专业。现在，在美国的大哥竟然又教起了小提琴，大约有四五十个学生呢。在他的学生里不仅有中国人，还有美国人、印度人……简直就是个国际音乐班。

记得父亲说过：“学习拉琴不仅是学习一门傍身的技艺，还会培养一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单纯的爱。没有一定程度的喜欢，没有不断克服新困难的勇气，音乐就不会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而它一旦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音乐就会回报给你美和力量。”如今已过而立之年的我，更懂得父亲说这些话的深意。所以，我们三兄弟无论走没走上专业的音乐道路，都非常感谢父亲，是他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音乐之门，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受益终身。

后来，父亲又有了二哥和我。虽然母亲只生了我们三兄弟，没有实现父亲说的“生个四重奏”的理想，但如果加上父亲的话，在我们家办一台演奏会也绝对没有问题。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听得最多的是琴声，看得最多的也是三叔和哥哥们整天在拉琴。或许作为父亲的儿子，注定就是要走音乐这条路吧。

听母亲讲，我从小就对音乐特别敏感，刚出生没多久，只要一听到奶奶哼唱童谣或周围有音乐响起，我马上就会安静下来，手脚还会随着音乐的节拍摆

动。大概是在我两岁的时候，每当听到哥哥拉琴拉错音时，马上就能听出来。在我三岁时，有一次一家人正在吃饭，我随手拿起来两根筷子当琴，嘴里哼唱着，竟然能像模像样地学哥哥演奏吉普赛快板段落。以上的种种迹象表明我还真是有个有音乐天赋的孩子。尽管我对那时候的自己一点儿都没有记忆，好在是向母亲查证过的，应该没有自夸的嫌疑，就放心大胆地写在这里。

就这样，在音乐和琴声的陪伴下，那个襁褓中的婴儿渐渐长大了，并且从心里喜欢上了小提琴。每次只要一看见哥哥们练琴，我就眼馋得很，缠着父亲也要学，那时的我大概还不到四岁。父亲看见我这么小就喜欢小提琴当然很高兴，但他心里却很犹豫，不知道这么小的孩子能不能学琴。可能因为有了教我两个哥哥的经验，父亲并不急于让我学琴，而是希望能听听专家的意见，找到一个正确科学的学琴方法。后来，父亲就去请教了一位很有经验的小提琴专家，专家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我见过三岁多的孩子由家长领着去跟老师上小提琴课的。不过教学的时间很短，教学的内容也很少、很简单。不过，我还没教过这样小的孩子。”专家的这些话让父亲挺受启发的。不过，他还是觉得我太小，直到我四岁半时，才同意我正式学琴。想想小时候的自己学琴的那种执著劲儿，就觉得挺可爱的。这也许是每个孩子的天性吧，发自内心地喜欢上了一种东西，不带任何功利色彩，执著地喜欢，也不管这种喜欢将来能换得什么。不像大人，喜欢什么，



大多有目的，要反复掂量，计较得失，总是在权衡和后悔之中苦恼。为什么人一天天长大成熟，儿时天性里的许多好东西就渐渐丢失了呢？

我学琴的第一任启蒙老师自然是父亲，还有我的三叔。三叔那时在昆明的一所大学里任英文老师，拉琴是他非常热衷的业余爱好。为了拉好琴，三叔吃了很多的苦。除了做好份内的工作以外，他的业余生活几乎就是练琴，有时一练就是六七个小时，直拉得脑袋阵阵作痛。每年放寒暑假时，三叔总要回青岛看我奶奶，就住在我们家里。每天我总看到他在我们家拉琴，拉得最多的曲子就是《流浪者之歌》。这大概是我们吕家人的共同特点：我父亲能吃苦，我三叔能吃苦，我也能吃苦。一个人要想成功，除了天分、机缘等因素以外，能吃苦——怕是又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到我学琴的时候，父亲已经从教我两个哥哥学琴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那时我的手小，还不能完成双手的配合，于是父亲就根据具体情况为我编了一套“空弦练习”的教材。而三叔在他每次回青岛休假时，穿插着教我一些小提琴的基本拉法、一些练习曲。当然每次拉一个新曲子时，他们也会讲一讲跟这些曲子有关的音乐背景，给我一些启发。有一次我学拉《我爱北京天安门》，为了能让我很好地理解这首曲子，父亲就讲了一些跟这个曲子有关的东西，以及它要表达的意思，还对我讲：“清清，你要好好拉琴，拉好了去天安门给毛主席拉。”后来有一次父亲出差去北京，还专门带着我去了天安门，说是让我体会体会。记得当时去时，我站在天安门广场摆了个拉琴的姿势，照了张相呢。那时的我去北京当然没机会拉琴给毛主席听，但若干年以后，当照片上的小男孩儿成为一名小提琴演奏家，他的琴声却不时在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地响起。

因为我那时太小，父亲和三叔并没有教我太深的东西。除了练琴之外，平时父亲也让我听一些他收集的78转的名曲唱片。那时的我最明显的特点是：学曲子快，并且拉什么像什么，乐感特别好。

二 我要学琴

自从父亲把我的学琴与天安门联系到一起，学琴就不仅仅是我朦胧的爱好。我开始有了人生的第一份憧憬。在那个年代，天安门即便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也是极具诱惑力的，那座朱红色的高大的门楼，是那个时代出生的每一个中国人最初的记忆，能到天安门拉琴，使我在学琴时有了第一个具体的目标。

前边说过，我的学琴生涯是从四岁半开始的，这个年龄学琴在今天也算得上比较早了。父亲之所以那么早就让我学琴，完全是因为我对音乐天生的敏感。有一年，我回青岛探望父母亲，大家一起说起我小时候的事，父亲说，我还没懂事时，就对琴声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只要听到有人拉琴，就会不由自主地作出反应。母亲证实父亲的说法没错，但她认为我对音乐的感觉应该比这还早，她的论据就是当我还在她肚子里时，只要一听到哥哥拉琴，就会在她的肚子里手舞足蹈，有时忘乎所以，还会把母亲的肚子踹上一脚。母亲笑着对我说：“当时我就告诉你，不要再踹了，再踹我不要你了！”

母亲当然不会不要我，尽管过去了20多年，我仍然能听出母亲说这话时

父亲、母亲和我们三兄弟（前排左一二哥，左二大哥，母亲怀抱的是我）

